



## 绿漫戈壁

□ 许实

的、厚得像婴孩的手掌,当阳光穿透叶面时,能看到经脉,好似太阳照在脸上有毛茸茸的感觉,锁阳便依靠它,傍着它生长。

这就是金塔县鼎新镇芨芨村村民们梦里的那片绿色。

曾经,处在蒙新荒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金塔县最北端的鼎新镇芨芨村周边,是“天上不见鸟,地上不长草,遍地无人烟,风吹石头跑”的恶劣生态环境,是一场接一场的沙尘暴留下许多村民。“让沙漠变绿,让沙尘止步,守护弱水”的想法,成了村民们守护家园的共同信念。

人们满怀信心奔赴治沙战场,每天夸父逐日般在焦渴的戈壁和荒漠上掘进。当时令走进夏季时,荒漠戈壁仍是灰塌塌的,季节似乎

在这里走得很慢,一眼望不到边的还是荒芜……但是他们不想那么多,只顾着埋头干活,每天迎来大漠里的朝阳,送走大如车轮的夕阳,在满天星星里进入梦乡。日复一日,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新栽的白刺和梭梭吐出了绿芽,那么鲜嫩,像小火火扑闪扑闪往外冒,几天后竟也成片成片的了。成片成片的绿芽让他们喜极而泣。

每一粒绿芽都是汗水呀,尤其荒漠戈壁上的绿芽,比珍珠还宝贵。

沙漠边缘,常常早晨还是晴空万里,下午时,蹿出一股巨大的风暴,仅仅几分钟,掠地的沙尘就铺天盖地了。常常这个时候,人们辛苦开挖的树沟被沙尘掩埋,栽植的苗木被风刮走,驻扎的帐篷以及生活物资被席卷一空,看着满地的狼藉,酸楚在每个

人心里流淌,坚持还是放弃,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意志。“家就在几十公里外,逃走意味着漂泊,守护家园的誓言就是一句空话。”“既然做一件事,就要把一件事做好、做好。”面对风沙,他们愈挫愈勇。

凭借年复一年的种植经验,他们研制出快速高效的轮式挖穴机;为防止因提前开沟被风沙掩埋,他们用编织袋装梭梭苗,将挖穴、栽苗、埋土、浇水的流程一次完成。风沙大的时候,他们就跪着一步一步挪着走,挪着栽。十几年里,他们硬是在荒漠戈壁上营造出40多万亩防风林带,如果将苗木株距排成直线,长度超过4万公里。

40多万亩防风林带,就是40多万亩绿色屏障。而让梭梭接种肉苁蓉、白刺接种锁阳,让生态和经济结

合的致富之路,也在这片荒漠戈壁上呈现出了勃勃生机。比金子还贵的肉苁蓉种子,几年前就种下了,种在梭梭的身旁,当肉苁蓉生根发芽时,梭梭长长的根就找到了它,它们在土里生长,彼此缠绕;当肉苁蓉破土而出时,粗粗的根茎能把坚硬的沙土掀翻,五月初,你来到这片绿地,就能看到肉苁蓉顶着高高的花冠,骄傲地绽放。喇叭状的肉苁蓉花有的浅紫、有的淡黄,都是从茎部开始从下往上依次绽放,肉苁蓉花期一个月,一个月里花朵要接受干旱、风沙、高热的考验,还有蜜蜂的授粉。荒漠上原本没有蜜蜂,而当从养蜂人那里购买的8万多只蜜蜂像星星散在近十万亩肉苁蓉花朵上,该是多么壮观。

收获肉苁蓉种子是一件细致的活。肉苁蓉花是从下往上开,当下面的子房已经饱满成熟,最上面的子房才刚刚结籽,根据经验,人们给每一株开花的肉苁蓉套了布袋,等到最后一株开花的肉苁蓉籽粒饱满时,将肉苁蓉从沙土里取出,从花冠里收取种子,再将肉苁蓉加工成中药材、肉苁蓉茶是芨芨村人另一条绿色致富之路。

这片曾经黄沙蔽日的土地,如今筑起了阻击风沙的绿色屏障,实现着“人进沙退、家园渐绿”的梦想。

## 我在甘肃

□ 程胜凤

我在甘肃,不是在别的地方  
我熟悉尘土飞扬的日子  
更想把苍茫茫的北山变成山清水秀的江南  
我用白云追梦,追着丝绸之路绵延  
我用大太阳为主调,以土复生土为策,  
以染上苹果红为策

以天空调色,大地为布,画雄鹰展翅,  
画遍地花开  
把绿色还给牛羊马,把阳光明媚风调雨顺  
还给曾经饱受干旱酸苦苦辣的高原人

还给这从古代走来的牧羊人,农夫和村妇  
还给每一棵草,每一座村庄  
接受每一只牛羊,每一颗星星  
在房前屋后地耕种,收获  
一颗洋芋的尘埃与微笑

我在甘肃,不是在别的地方  
居泥巴屋也好居窑洞也好居红砖瓦房也好  
抬头望见七彩祥云就好  
喝罐罐茶,围火炉烤洋芋,也话张骞说西游  
我是这样爱你的,陪你骑马射箭,看大漠落日  
喝葡萄酒,举杯高歌一曲“西凤烈”  
我是这样爱你的,择一方七彩丹霞  
择一世温柔送你做床,做披风,赏明月

有祁连山的雪有高原的油菜花田为证  
我不只是凭借着一杯阳光的激情说爱  
我不只是凭借着一路丝绸的缠绵滋润,  
说深情  
我是与你一起冒雨点过瓜种过豆的  
冒雪收过青稞收过棉花的  
在敦煌莫高窟,在拉卜楞寺仰望过蓝天的  
然后隔着时空  
然后用一捧沙掩埋过——  
我在甘肃,不是在别的地方

这爱的种子,我在最后要带走的  
这曾与你相互交换过的影子  
才能说,我是这样爱你

## 凝望马踏飞燕

□ 王更登加

黎明的宁静,因一个人长久的注视  
愈加清素而深远了  
那匹马静卧伫立于广场,美得无与伦比  
仿佛谁写在虚空中的一个汉字  
是隶书也是草书  
是楷书也是行书  
执笔之手,远在  
东汉西汉、魏晋南北朝  
此刻,我仿佛看见了那个人、那双手  
泥土一样的颜色呵!如椽的巨笔一挥  
就写出了火焰、写出了血性的执着与腾飞的梦  
写出一个横空出世的“马”字  
与那只穿云破雾飞驰而来的时光之燕的背脊  
这是在武威,也是在古凉州的星空下  
因为一匹马  
这里成了一座美的神殿  
唤醒了一个人内心虔诚的渴慕与颂扬

与蛟龙为伍  
必然升腾为云  
在大地洒满甘霖  
与骏马为伍  
必然绝尘而去  
在时光的册页镌刻下传奇与传说  
而与勤劳和智慧为伍  
一个民族黎明的脊梁便会傲然崛起  
龙马精神——  
这是我凝望那匹马踏飞燕时想到的一句话  
骄阳正照亮头顶那匹四马  
我恍然看见了一匹金色的骏马在华夏大地驰骋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  
暮色彰显着天马的轮廓  
它好像突然从天而降  
或者从遥远的天边瞬间而至  
将一只飞驰的紫燕稳稳踩住  
我甚至能觉察到那雷霆万钧的气势:  
神秘、空灵、逼仄而无声  
波动起我的衣袂  
逼紧我的呼吸  
那凌空飞驰的身影啊,像一道雪亮的闪电  
美得让一颗心惊悚  
我相信这是艺术之神派来的使者  
此刻它经过我的头顶并不会停留  
从西域驰来,驰过凉州,驰过神州大地  
驰过大西洋,驰过乞力马扎罗山,驰过寰宇  
你看它浑身流淌着灵气与星光  
要传递故乡星河灿烂的消息  
它不会停留

## 弹唱

□ 唐虹

静谧的夏夜,月光如水,轻轻地洒在院子里,柔柔地照在窗棂上。

一大家子都坐在院子里乘凉,低声细语,闲话家长里短。

“嗡嗡”的轻响,是六爷在调试三弦。然后,六爷开始跟着三弦声慢慢地哼唱起来。大家停止了闲谈,静静地听着。

“柏木水桶铁套圈,  
桑木扁担压两肩,  
上河里担水路又远,  
下河里担水路不干。  
人人都说南桥好,  
我把南桥走一遭。”

“南桥在哪儿?”我突然的问话没有人回答。外婆把我拉到怀里:“悄悄地,听六爷唱曲!”并用手轻轻地在我的嘴堵住。我的好奇心就这样被堵回去了,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安静地听六爷唱,没人给我解释,听不太懂,也就听得过耳不过心,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睁开眼,发现自己睡在炕上,是谁将我抱进屋的?不知道。六爷是什么时候唱完的?也不知道。只知道六爷在夏夜里总是要唱曲的。当然,冬天有时也唱。

冬天天黑得早,夜长,外婆家的厅房里,火桌子里面架着疙瘩柴,生着火,大家围着火桌子听六爷边弹三弦边唱曲,我则躺在暖暖的被窝里,照例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六爷是外地来的,从我记事起,他就一个人住在外婆家院子里的偏屋里,

六爷从哪里来?我没有问过,外婆也没有告诉过我,外婆只是让我叫他六爷。进城后的生活里,不再有六爷的唱曲声,再后来,听到了六爷去世的消息。

2023年3月底,在省非遗中心的活动室,看到了一个盒子,上面写着《凉州贤孝》,打开一看是一些光盘,抱回办公室,打开电脑,一个一个地看。标志性的“飞天”片头过后,出现一行字:“小姑贤”,下一行是“表演:王月”。

随着镜头的转换,画面上是一座院子,一个戴着茶色眼镜,长着连腮长髯的老人坐在院子中间,弹着三弦,开口唱道:“天上云多了日不明,海里的鱼多了水不清。山上的花多开不尽……”老人唱得很起劲。茶色的镜片,挡住了他的眼睛,挡不住他脸上丰富的表情。老人很善于唱苦情腔,苍老的声音有着哭腔。

通过屏幕,我看不到他茶色眼镜后面的眼泪,但我看到他停下右手的弹拨,掏出手帕擦眼睛,擦完后,继续声情并茂地弹唱。看着,听着,屏幕前的我,喉头开始哽咽。

这几个镜头中的场景,突然触动了遥远的记忆,那是一个遥远到我曾经忘记了场景——夏夜,月光如水的院子里,六爷弹着三弦在唱;冬夜,大家围着火桌子,听六爷边弹三弦边唱。不同的是六爷唱时,在声音的处理上没有王月老人的这种跌宕起伏,大开大合的感情宣泄,六爷的弹唱,对声音和感情的处理,是一种历经了人世沧桑、对情感了悟之后的深沉婉约和苍凉平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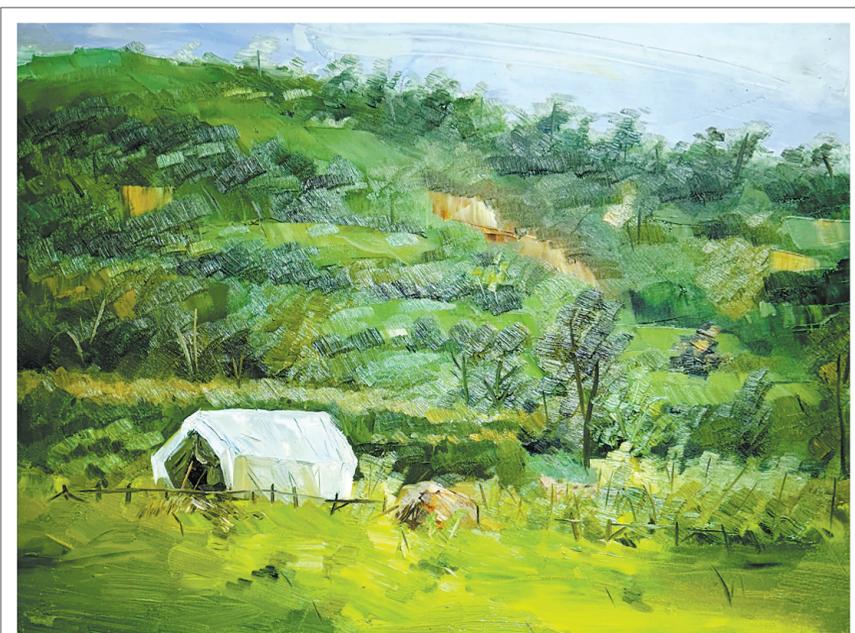
见的花早已谢了,而夏天的荷花还在蓄势,石榴花便应时而来,像一团纸包不住的火,在浓浓的绿叶间,“噗”的一声,燃起了初夏最亮眼的一抹红,给刚刚到来的夏天绘就了一幅最美的图画。石榴花色彩明丽纯粹,比橙红更热烈,更有奔放的情感,连镶嵌在绿叶之中的花托也十分别致精美,自成一派风景,耀眼耐看,招人喜欢。

去年五月,我在苏州木渎古镇一片翠绿的世界里,偶然遇到一树盛开的石榴花,一朵朵红花像火焰一样在绿叶间闪烁。它的红似乎带着点黄色,却红得分明,红得可爱。有些长得快些的,已经褪去了“石榴裙”,打着苞儿,能看出石榴的雏形了。微风吹过,小喇叭一样的花朵轻轻地在枝头颤动,那种“蕊珠如火一时开”的绚烂,着实让人惊喜。

记得儿时,姥姥家所在的潮汕,很多家庭就算没有别的植物,也会种上一棵石榴树。端午节这天,姥姥会在自己的胸前佩戴一支石榴花,这花在姥姥身上晃来晃去,似一朵燃烧的小火苗,在历经沧桑,饱经风霜的树身上虬枝横出,摇曳生姿,相映成趣,共同见证着岁月更迭。

这时,我开心地对她姥姥说:“今年满树石榴花儿开,又是一个丰收年,秋季准能吃上好多石榴了!”姥姥却摇摇头说:“石榴花中有坐果的花,也有不坐果的花。不坐果的花俗称狂花,开得越艳、越狂,越不结果,反倒是开花少的、开得小的结的果子多且大。世事也一样,有时看起来轰轰烈烈的事,实际上并无多大结果。人,只要做事不慌张,做人不张扬,就错了大方向。”

姥姥的这番话,更增加了我对榴花的喜爱。



百花

第3248期

芦子集

〔油画〕

孔海平作

## 大山深处墨香浓

□ 庚申

从老矿子弟学校开始,《甘肃日报》就是我的良师益友,数十年来须臾不离,至今依然如故。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直生活、工作在老矿。老矿地处大山深处,矿区建有学校、医院、食堂、浴池、商店、影剧院等设施。那时候,书报很少,在老矿生活的人也不例外。我在老矿子弟学校读小学的时候,对书报文字有了很大兴趣,每每见到路边的标语、墙上的公告、门牌,甚至草丛中散落的字纸,都要凑近仔仔细细读一遍,看清楚、读懂了才肯离开。

天天送来的报纸,无疑是那个年代最常见、最普及、最触手可及的一种文化读物。报纸在老矿非常抢手,并不好找。后来我发现,离我家不远处老矿采煤队的队部办公室,订有一份《甘肃日报》。为了能读到那份报纸,我每天放学后都要先去那个办公室,主动帮着扫地、擦桌子、送材料,就巴望着能读到《甘肃日报》……就这样,我接触到了我的第一个课外读物:《甘肃日报》。

我上初中时还发生过一件事,现在记忆犹新。有一年,老矿子弟学校篮球队员要外出参加比赛,学校统一给他们配发了胸前印有红色字体“老矿子弟”和后背印有不同号码的白背心,队员们穿在身上精干帅气,精神抖擞。我们几个孩子就寻摸着自己也印

一件,却苦于没有模板,也无人能写出好看的大字,一筹莫展。突然我想起《甘肃日报》的报头题字,便出主意:我们是甘肃娃,就印“甘肃”二字吧。于是我们就把《甘肃日报》的报头字用复写纸印在硬纸板上,再用刀片把纸板上

的字镂空刻出来,最后用同学家中的红色印泥拓在背心的左胸前。号码的字模最好找,老矿材料库房到处都挂着各种数字牌,拿过来也可以如法炮制印上去。主意是我出的,我的背心里所当然就做了第一个试验品。结果事与愿违,第一次操作,没有把前胸和后背隔开,再加上印油涂得太多,印完后才发现,白背心前面变成了两个大红团,后背却出现两个反写的字。回家后又无法遮掩,还是被父亲发现后狠狠揍了一顿,最后反复清洗多次,好不容易才洗掉了一些字迹,凑合着可以穿了。但有了这次失败的经验,后来我们竟越印越顺手,很快,一大帮调皮的男孩子,一人印了一件有“甘肃”字样和巨大号码的白背心,统一穿在身上,在全校同学中出尽了风头。

成年后,我在老矿宣传科工作。那时候,我刚出校门,不懂政策,没有理论基础,工作也缺思路,部门安排的工作任务,常常感到无以下手,每每勉强完成,却又事倍功半,需要老科长亲自“大手”修改后再用。老科长每次改完稿

就点着我看的《甘肃日报》说,不能光读《百花》副刊,也要多看看其他版面,多学习政策,多研究理论文章,才能知道工作方向,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段时间,我读报入迷,就按报纸出刊时间顺序,逐月装订,存放整齐,时时翻看,经常思考……功夫不负有心人,时间不长,《甘肃日报》上的许多政策、观点、方法,都被我融会贯通变成了自己笔下老矿公文中的工作目标和措施,科室同事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此后,随着写作能力的提高,我在工作中也更加得心应手。如今,书刊众多,网络发达,人们获得知识、信息的途径、方法与以前相比,愈加丰富、多元,也更加快捷、方便。而《甘肃日报》一如既往坚守着自己的使命,在城市、农村,在机关、学校,如老矿一样有着一个阅报栏、图书室、办公室……到处都有《甘肃日报》熟悉的身影。眼下我已届退休年龄,但每有新的《甘肃日报》送到,还像见到老友重逢一样,一睹为快。

在大山深处,在工作繁忙的老矿,很享受在《甘肃日报》浓郁的墨香中徜徉。平凡普通的生活,在有《甘肃日报》陪伴的日子里,愈加从容、隽永。

## 甘报情缘

《甘肃日报》创刊75周年征文